



蔡劲松

著

云／影／松／风／

为什么需要文学？对许多人而言，这可能是个不合时宜的命题，但在我记忆的长河中，却是个需要时刻反省、不断拷问的问题。正是因为文学艺术，人类才找到了沐浴自身心灵的有效方式，浮躁的时代才有了洁净的衣衫、睿智而平宁的容颜，我们每个人才发现了生活的激情、理想的境界……

艺术不是空中楼阁和西洋摆件，不是物质和金钱，不是轻视和嘲笑，不是规章制度和定义，不是潮流和风格，不是某项发明和某个人的专利——它可以是人间所有爱的倾洒和表达，

可以是宽容和真情，可以是哲学与感性，可以是每个人的生命助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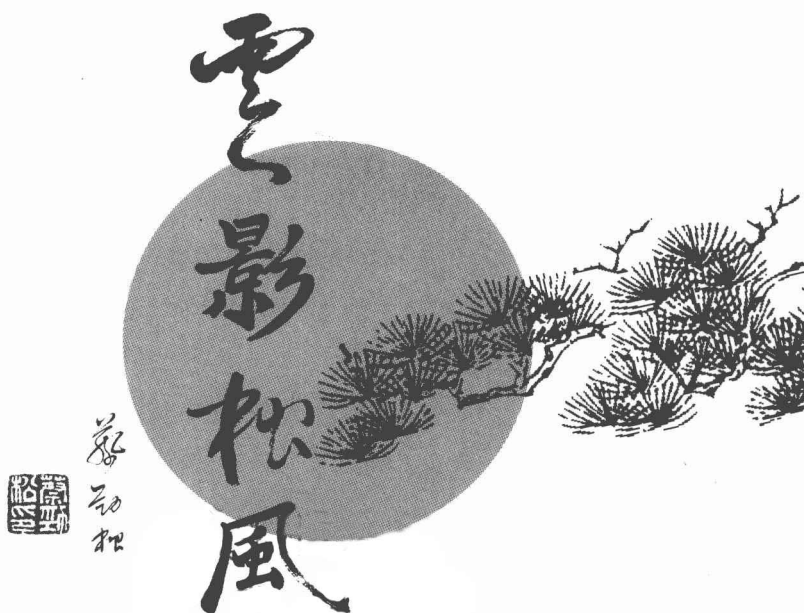
如果一定要说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一个人在寻梦旅途中心灵感悟所得景象的自然展现，以及他（她）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感迸发与精神良知。

云影松风

蔡劲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影松风/蔡劲松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153-1459-4

I. ①云… II. ①蔡… III. ①艺术—随笔—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9655号

责任编辑:彭明榜

装帧设计:孙初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010) 57350370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00mm×1000mm 1/16 17印张 188千字 彩插:32页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377

雲影松風



自序



云影与松风

自
序

001

云是有重量的，风也有
一个人从这儿路过
云的影子，会想些什么？

一个人，迈着轻盈的步子
恍然间已至人世的艰深
听风，还是望云
缠绕几丝孤寂的闲情

一页书，就此翻过
沉默的言辞
可抵御流逝的时光
或是乱石的喧响？

谁在云中漫步
变成风，入松间畅想
山峰之上还有落叶心情
忘在了月色那一边

哦，不惑的年龄
从庞大的生命枝条上
跃过去，借月亮之亮
借时光之光
洗净旅途的风尘和疲顿

云藏不住云影
长在土地上，做心的居所

松挡不住松风
住在血脉里，听灵魂之声

云深影长，松挺风疾
就此辞过精神的故乡与异乡

前面的诗句，或可交待我集结此书的心境，权当对这数十载人生旅程的叩问与感慨吧。正所谓“艺途文心”——从字面上看，不仅涵盖着一种艺术的生活方式、一条被人文艺术包裹和滋养的生存路径，更进一层，又何尝不是值得我坐而论道的人生信条呢。

王维有诗云：“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我自小对山水、云天、松风的景象有着特别的记忆。这记忆经过岁月的蹉跎，不经意间就浸透到骨髓间和血脉里，而成为性格基因的一部分了。我当然是十分看重甚至崇尚自然与人文水乳交融境界的——无论云影还是松风，都祈愿她们能时刻与己相伴随行，即便有时宛若过眼烟云或耳旁逆风，也是好的。要紧的是，在生命的际遇中，能多一点自然的本性与清韵，多一些文学的色彩和艺术的气息。

书中所收文章，多在报刊发表过。一些篇什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其余大部分是近年撰写的文化艺术随笔及批评文字。现穿插编排在“尘封的叙事”“静寂的声音”“纯美的注视”章目下，似超脱了时空之局限，呈现出另一番面貌：我的故土情结、人生感悟、文学畅想和艺术抒怀，行云流水般跃然字里行间，二十多年来其实从未隔离、不曾生分。

文字无量，艺术无疆，文化无界。我存活于人文的念想和艺术的通感之中，故而“云影开梦泽，色静风入松”。



蔡劲松

2013年2月23日于柏儒苑



目 录



云影与松风 / 001

尘封的叙事 / 001

走近回忆 / 002

旧食 / 004

船行在江上 / 008

冉泗塘 / 011

月半 / 015

烟 / 018

臆想一个人 / 021

沼泽、水和骨头 / 024

围腰 / 026

回应 / 029

赶场天 / 031

四知堂 / 034

尘封的叙事 / 037

门 / 039

丰盛的生命 / 041

周庄随想 / 047

诗意的栖居地与惶惑 / 048

静寂的声音 / 057

让文学的色彩永存内心 / 058

自由的知觉 / 060

梦见皮衣与人生 / 062

爱的原生态 / 065

刀锋上的诗歌 / 067

说“知” / 069

想起了鲁迅 / 072

迎着民族精神的星光 / 075

诗的人生 / 077

灵动的歌唱 / 081

被点燃的深情 / 084

诗性空间的绽放与写照 / 088

精神旅途中的抒怀与向往 / 091

网络舆论传播重在文化价值 / 095

鉴史取势 追寻梦想 / 098

公共艺术的内涵及文化属性 / 101

大学美育的流变及跨界发展 / 107

文学艺术是大学文化的花朵 / 112

校园景观：大学精神的内化 / 115

大学需要艺术的滋养 / 118

建艺术馆有利创造型人才培养 / 121

大学办艺术馆要“耐得住寂寞” / 125

艺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 129
文化与艺术：大学发展的生命基因 / 131

私人相册 / 137

纯美的注视 / 153

我的艺术探索之旅 / 154
纯美的注视：我的雕塑观 / 158
画家的尺度 / 162
向语言和力射镖 / 165
视觉的盛宴与内心的风景 / 170
生命的舞蹈 / 173
生动凝重的秩序与艺术的张力 / 175
翰墨柔情 化故为新 / 178
带着生活一起飞 / 181
通往心灵秘境的探寻 / 184
在生命的意象中呼吸 / 187
梵净山上的峰峦 / 189
根植于山水的眺望 / 193
穿透时空迷雾的审美探索 / 197
北航艺术馆展览序言21则 / 201
交流是从心里面开始的 / 226



尘封的叙事



走近回忆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经常引用诗人勒内·夏尔的诗句：“活着，就是完成一个回忆。”这句话的确令我震惊。我将一本书、一只空了的金牌黄果树烟盒以及一支枯干了的钢笔在桌子上摆来摆去，这个过程是轻飘飘的，我的想象却愈来愈凝重。

很多天前，我偶遇一位未曾谋过面的文友，经人介绍后，他对我说，你是先锋派的。我有点惊诧，连忙回答道，岂敢岂敢，我素来独来独往，仅闭门造过几辆小破车，哪能攀附新贵派别？他还是笑，理由是我曾在《收获》上发过的那个短篇，不消说便是先锋的，还有那两本叫《人在边缘》《阳光照耀的翔》的诗集，听书名不先锋才怪呢。我就有点惊恐了，我悄悄地思量着“先锋”这一语词的性质，它应该是中性的吧？

好几年前，我的母亲知道了我在写诗、写小说。她在遥远的乌江边的一所中专学校的图书室工作。有一次，她看到一本杂志上有我的作品，我后来回家探亲，母亲轻轻地对我说，你的那些东西看不太明白。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了一下，我当时确实是害羞的。我的感觉是，在母亲的眼里，我是不是过于成熟或故弄玄虚了？然而，我却只能用傻笑来掩饰自己的浅显和稚嫩。

上小学的时候，我在一篇作文中写了我的哥哥。我描述了我与他一起坐汽车回老家的情景。我写道，他坐在我的前排，手里拿着英语小单词本，虽然汽车很颠簸，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在那

雲
影
松
風
暮
和
風

002

里背单词。这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但这是我瞎编的，我没有跟我的哥哥一起坐汽车回过老家。我那样写，一方面是想把哥哥描绘得伟岸一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确实想不起还有什么值得写的了。

我现在写文字，眼前会不断地浮现一些过去的旧事，它们像古董一样常常注视着我。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我的写作是什么性质的，就像我的母亲所说我写的东西总让人看得不太明白一样，我只是常常沉浸在回忆中，而忽略了拔掉某一颗奇思怪想的钉子。有什么办法呢，我仅仅是想到了哪里，就即刻将思绪迁移过去。这样，我极愿意将小时候写哥哥的作文喻为“假象中的美好回忆”。

是啊，回忆带给了我纯净的一切。走近回忆，我几乎可以忘掉我自己。

我当然不敢忘掉自己不是什么，特别是不是先锋的。即使这“什么”是多么的褒义，其内涵与外延均会令我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无处藏身”。有时候我只会站在边上观望，我站在人群的边缘时，常常有风吹起，凉爽的或寒冷的都不要紧，过程虽然显得有些轻飘飘，我却站在这里。

我正处在对往昔不停的回忆之中。

载《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

旧 食

这一篇预计要叙述的，是小时候吃食的事。这里的“食”字，并非指顿头上的饭，大概是人小嘴馋，像如今的小孩子嘴里老是不停地嚼着虾味王、琪子豆之类吧。

那时候可没有这些配方精良的食品；即使有，也不会想到有钱来品尝；吃个饱，就更不敢奢望。当然，对吃方面的情趣，却也是很高的：思南县城的文庙，几乎成了我们小学生课间的聚集点；那里，总有许多小贩子，背着背篓、端着簸箕的，一些家常的吃物，几分钱总可以换到。

我们称文庙为大礼堂，曾经是乌江方圆数百里人们的朝圣之地；人们对这里的虔诚，可以从大礼堂中巨型的红色圆柱和精雕细琢的飞檐中看出。但后来，破了四旧，台上的菩萨早没了踪影，宽阔的拜堂和两排木制的厢房，则成为思南县城关一小很好的建筑。厢房自然是教室；大礼堂呢，除了偶尔集中开会、唱歌以外，大部分的时间成了我们这群家境并不富足的县城小学生的娱乐场所。其实娱乐，却没有什器材和工具，用粉笔在地上画了格子，瓦片或小沙袋当了玩物，用单脚蹦踢，称为跳板；或牵了橡皮筋，跳一些花样，也可以欢笑一些时刻，这类玩法，多是女孩子们喜爱、上瘾的；我们男生，只偶尔参与，然后就没有新鲜感了。摸摸小口袋，如果硬梆梆的有几枚硬币，倒十分高兴，可以买吃的，因为这些小食，每吃一次，都有一种新鲜的满足。

雲影松風
卷四

有一种叫做酸萝卜的，实为泡菜，酸汤中放些糖，萝卜切了薄片往里泡着，酸中有甜，甜中有酸，真是百吃不厌。卖酸萝卜的小贩子，是几位年纪并不老的妇女，穿得也十分整齐、干净，对我们嘴巴更甜，几乎能叫出每一个小孩的姓名。大多数时候，两三分钱，可以买到一小手板心酸萝卜，四五片的样子；小贩娘高兴了还会加上一两片，或加一小片姜，或小红辣椒。我们自然是喜欢得不得了，下次再有硬币，肯定会先走到她跟前；她们呢，照样与往常一样，口中不停说着“毛乖”之类好听的话，手却接过那些还带着温热的硬币，揣在怀前的布袋里。我们照例吃了，听了上课铃声，噤噤地跑开。

季节不同了，还不时有卖桃子、李子、樱桃的，大多很便宜，几分钱的生意，似乎大家都做得很认真，也都心满意足。那时胃口挺好，整天不知道饿，也不知道饱，只是小嘴闲不住。其间，更有一些外乡来的汉子，挑着担子来了，叫卖着“米麻糖”“人升高”两种。那“米麻糖”，大约用糯米熬成，汉子叫卖的时候，扯开了嗓子叫“米麻糖！”“米麻糖！”有时候正在上课，我们听得心痒，老师不耐烦，却没有别的办法。可是“米麻糖”很贵，用秤称两的，要两角钱才买到一两；却因为很甜，也有嚼头，大家都想买，于是凑足了钱，买上一两平分。那汉子用一把很精致的小钢锤，“砰、砰、砰”地敲几下，一块乳白色的糖裂开来，往往分量把握得差不离。而“人升高”呢，是被制作得很酥脆的一种食物，并不十分好吃，卖得也贵，要一角钱一小根呢。可它的名字叫得很诱人，我们也偶尔买上几根，然后比个子，看谁是不是真的长高了。一段时间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这些小孩子便也会嘀咕的：那破东西是不是骗人的？不久，“人升高”就没有人去买了，也没有汉子再卖它。

令我们最流连的，还是“窝丝婆婆”卖的“窝丝糖”。在文庙的左侧，有一家残破的小院，住着我们称之为“窝丝婆婆”的

一位老太太，孤身一人，没有别的亲戚。那“窝丝糖”，是用红萝卜熬出的糖，也叫“麻糖”的，在趁热的时候，使力向两边拉扯，变为一根一根很细的糖丝，然后裹上炒过的米面，就不会粘在一起。我们去买，进门的时候，总要先叫一声：“婆，买窝丝糖！”

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么！快来嘛。”我们进去，只用花四分钱，就可以得到用废纸包好的一窝糖丝，刚好一小手窝心，所以称之为“窝丝糖”。有时候，用一个写过的作业本，或半本破书，也可以换来一窝的；因为老太太卖“窝丝糖”，是要用废纸包起来的，我们这些小学生的旧书、旧本子，当然是最好的材料。

整整的小学五年，就是在这种与小食打交道的乐趣中过来的。当然，功课是另外的事：课堂上有老师管，回家后有父母管，自己全不用操多少心。后来的初中、高中，都到重点中学去上了；学校抓得紧，小商贩不得进校园，加上功课忙，顾不上许多。这些旧事，也渐渐淡忘了。

可是那时候，也还有一种叫“米豆腐”的，老挂记在心上。“米豆腐”呢，其实是大米推成豆腐状，切成小块，放了酱油、醋、葱、胡辣椒、鱼腥草等，很刺激，也很开胃；一小碗，要花一角钱，而且在文庙的附近是没有的，要上了街，才碰得上一两家。那时准时上学、放学，如果让父母知道又上街吃了零食，肯定要挨揍；所以，“米豆腐”一直吊着我的胃口。

长大了，事情多了，“米豆腐”倒没有往心上记。在我上大学时，文庙由县里收回去，成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建了一番，命名为“乌江历史博物馆”。我放假回家，举办个人摄影·诗作品展览，认识了博物馆的覃馆长，向他谈起我印象中的文庙，以及那时候的吃食的事情。老覃说，你要是还想，可以出去吃“米豆腐”的，思南县城到处都有这类摊子。后来，我从他那里还知

道，“窝丝婆婆”早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去世了，没有什么病，是老死的。此后，“窝丝糖”在思南县城倒真是绝了种。

我走上大街，不远几步就可以碰到卖“米豆腐”的摊子，而且吃的人，大多是一些衣着入时的漂亮姑娘，或眉清目秀的大小伙子；他们吃了一碗，还要吃第二碗，好像总没有个够。现在的价钱，翻了倍，两角钱一小碗，却根本算不上贵；而我，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想吃“米豆腐”的胃口，却再也吊不起来。

却很想吃酸萝卜，想吃“窝丝糖”，或吃“米麻糖”，甚至想吃“人升高”呢，却寻不到卖这类小食了。长大了，反而是这些小时候很普遍、尝惯了的东西，无限地吸引我，扇动我遥远的口味，这是为什么呢？

覃馆长告诉我，乌江历史博物馆，将记载乌江流域有史以来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特别是这一带极有特色的习俗，像居住、饮食等生活习惯，都要作重点挖掘、整理。我突然异想天开：是不是可以把我小时候经历的那段文庙及小食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呢？覃馆长望着我笑了笑，没有作答。

载《花溪》1993年第9期

船行在江上

这儿是中国西南版图上普通的一块地域，整个武陵横跨着，用它自己的厚度，穿透着与时间有关的概念；这儿的概念自古以来与水有关，更确实地，是与穿卧在地壳的一条江有关；那么乌江的由来是久远的，它的流域像一段无绪的故事，人们可以传说，也可以认为这就是能够抚摸的实体。因此，这儿流传的坚硬的部分总是那么温热，仿佛与男人、女人们的呼吸同着步、运转着，在同样的命运中划行。划行者的命运是坚不可摧的：江水永远滔滔不绝，船行在江上，永远是漂浮着的。

我有理由相信浮云，以及浮云的存在。水总是在它们的遮掩下运动，浮云在这儿与山川的呼应是唯一的，四周都保持着静寂的声色，唯有水的响动，形成巨大的回潮。我有理由相信生命之音颤动不止，两岸及两岸以远的你们，阅尽与此牵连的片段，用一种最为朴素的思想，耕地、织布、穿梭成山和水的骨头；这骨头是空中的丝线，从古到今被拉得很长很长。

帆的形成，大多有赖于此。无数次丝线弥布，罩住江风，把它带到山的脊梁上，山震撼了，激动了，它拔出岩缝里的黑泥纷纷撒下，铺成一片整齐的断面。船行在江上，在漩涡的四周凝成一股磨炼的姿势，这个姿势被剖开，露出乳白色的整齐的断面；它挡住夹岸而来的风，也是风，让它挡住，让它催促着自己，催动着那漂浮的载体。